

# 時代演變中的 眷村

早期分配的眷舍不過兩、三坪，  
空間僅夠夫妻倆轉身，  
待孩子一個個出世後，擴建、加蓋，  
從一、兩個房間到二層樓房，  
眷戶外貌就這樣伴隨孩子成長而變長、變高

文／楊齡媛

## 早

期眷舍，坪數小、設備簡陋，且按軍階、家庭人口申請配置坪數，首次申請的軍眷，能住進兩坪大的泥巴竹屋，已算是很好的待遇。隨時代的進步，眷民漸有能力修繕眷舍：院前原有的竹籬笆被水泥磚牆代替；屋頂的紅瓦片，也採較耐用的石綿瓦；僅夠夫妻倆轉身的狹舍，因孩子成長所需，得報備後自行向後、向上擴建。就這樣，改版後的眷舍又能繼續存在二、三十年。據官方統計，全國共一千一百三十四部眷村，住有四十二萬六千戶家庭，他們之中，有的已



中心新村新舊里長哥倆好（圖為新里長張聿文、左為舊里長）  
（攝影／楊齡媛）

遷徙到改建後的新村，有的則搬離眷村，剩下的，仍駐守殘破舊舍待重建。

曾造訪過改建後眷村，尤其越晚期完工的，不但保留許多公設綠

地，並採最先進紅外線保全設備，一點兒也不輸給高級樓宅。但新眷村非針對單一原眷村而建，經常是幾部眷村遷至新處，或加入年輕新眷家庭，或開放一般住戶，打散了原始眷村多年鄰誼，也讓獨有的眷村文化式微。

## 中心新村為保留 眷村文化請命

位於台北北投區的中心新村，是以日據時的療養院為主體而展建的。在當時，駐台日軍非常了解溫泉的療病功效，於是在擁有溫泉源的北投，為病患設置「陸軍衛戍醫院北投轉地療養所」。現在則是

國軍北投醫院。「這眷村是北投醫院員工眷屬所組成，共七十九戶。」擔任中心新村會長的張聿文，站在被指定為文物古蹟的北投醫院前做介紹，「眷村是孩子、老人最安全的活動空間。」伴醫院旁坡地隨築而上的眷村，無論陌生人來訪、老人午憩後散步、小孩放課後嬉戲，住戶透過矮牆，很輕易看到巷弄動靜，無形中為鄰居守望相助。「小時候，我們老打赤膊，著內褲去公共浴池洗澡，爺伯們穿著汗衫、四角褲四處串門，就像在自家客廳走動般的自然。」

身為眷村第二代的張聿文，因十年前發生管區警察來眷村查緝聚賭，讓許多平常打牌聯絡情感的眷民困惑不解，讓他了解到，單純眷民不善與其它村鄰往來，容易造成誤解而衍生問題，於是他決定參選里長，成為眷民與鄉民橋樑。「當里長後才知道，現在講求社區營造：資源回收、守望相助不全是往眷村生活寫照。」回想四十年前，眷村孩子都是穿哥哥、鄰居大哥的



每逢南港區公所舉辦運動會，光華眷村孩子就會組隊參加，媽媽們更是出勞動力。（圖片提供／王月如）

衣服，正是二手衣回收再利用的範例，「住這裡，不用鎖門，更沒人裝鐵窗。鄰居有事，隔牆喊一聲，大家自動前來協助，比保全系統還好用。」

現年四十歲的張聿文從未離開眷村一步，「五十多年齡老房舍，多處破舊不堪，眷民們希望早點改建、遷村，讓子孫輩有更好生活環境。」中心新村可望再過四、五年即遷徙他處，但原村將毀之殆盡。張聿文曾參與台灣文史紀錄工作，質疑當局僅保留清朝、日據、原住民史蹟，卻無任何眷村文物記載。「台灣曾有兩次大移民潮：鄭成功及蔣介石，但後者紀錄卻寥寥無幾。」張聿文發現中心新村不但保存早期日式木屋、中期婦聯會建成整排，猶如豆干般方正小舍、後期自建鐵皮或水泥牆屋；屋頂風情更鋪存紅瓦片、石綿瓦、黑瓦，甚至保有公共溫泉澡堂，「現在難再覓得能概括且具代表性的眷村了，希望政府能保留這裡，讓後代子孫有機會了解，這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。」

## 風雨中屹立不搖的光華新村

「這眷村多災多難，四十五年前搬進到現在，歷經縮減眷戶、大水災及火災。」位於南港的光華新村自治會長王月如說，這裡原是陸軍營眷村，來自陸、空軍眷屬共八十多戶，後來因建設成功橋需徵地，而撤走三十多戶家庭，目前僅存五十三戶。走在巷弄裡，發覺兩旁屋牆特矮，推門後才知，房子比巷道低一階，而這眷村緊鄰基隆河畔，每遇颱風、大雨，河水必暴漲，水淹及蹀的光景，眷民早習以為常，雖有幾次淹水深及腰，但都比不過民國七十六年及最近的納莉風災，讓半村戶全泡在水中。「家裡泛黃至天花板的壁紙記錄了場場災情，住在這裡的人很認命，家具泡水後，洗淨再用，不敢買新貨，只有電視是新的。讓人惋惜的是，許多富紀念性照片、文件隨大水沖散而不復見。」

任眷村會達四十年的王月如，談眷村早年生活點滴：「以前這裡很



光華眷村緊鄰基隆河畔，每遇颱風、大雨，河水必暴漲，水淹及蹀的光景，村民早習以為常，但都比不過民國七十六年及最近的納莉風災，讓半村戶全泡在水中。（圖片提供／王月如）

家庭是辛苦的，當兵薪餉不能讓家人溫飽，眷村媽媽會在家繡花、打毛衣，做點加工貼補家用，平常還要縮衣節食跟會攢錢，「上互助會比存銀行還頻繁，若不是幾年前有人倒會，這項眷村傳統定會持續。」

「這眷村，人少卻很團結，尤其效忠黨府，無論地方任何活動，我們都是動員率、參與度最高的眷村。」每逢南港區公所舉辦運動會，光華眷村孩子就會組隊參加，媽媽們更是出勞動力，烹煮一壺壺酸梅湯、小點心，特地抬到會場慰勞參賽者。社區園遊會，更看到擅作菜的眷村媽媽，端出一道道家鄉菜熱情義賣，堪稱鄉里最有活力、不能或缺的里民代表。

「住久了，大家對這塊土地格外有感情，許多眷戶還希望自掏腰包

遷出自立，先生、家人過世，媽媽還依然固守在家園裡。」王月如說，早年眷村

盼原地重建呢。但這不合政令，只能在有限時間內紀念生活點滴。」王月如說，明年三月全村將遷至凌雲五村新城，大家很興奮但也感傷，畢竟，四、五十年的家園親情，很難隨之而逝。

## 四〇年代全台首屈一指的崇仁新村

近青年公園的崇仁新村，有一百一十五戶，是個憲兵眷村，雖有五十多年建村歷史，但由眷村入口設置鐵門閘、整齊劃一的巷弄，還有些三層樓式建物看來，不知情的人，以為這是早期民間公寓社區。「民國四十年開始興建，是當時全台最好的眷村，連越南總統阮文邵都曾來參訪過。」自治會會長岳蘭敬說，眷戶最大十二坪，最小也有八坪，在當時僅兩、三坪一般眷戶家庭來說，堪稱是最豪華的。

「早期，軍府還設在大陸時，憲兵是招考入校的，不但個個是知識分子，體格、儀表還得經嚴格篩選，是當時軍人表徵。」當年的憲



民國四十九年王月如全家福。（圖片提供／王月如）



民國五十八年秋桃園龜山陸光三村家門口次女靜方、三女亞君與芳鄰魏奶奶及其二孫兒合影。(圖片提供/孟興華)

兵官就前來幫忙清理、打掃環境、噴灑消毒水，讓我們深感軍民同心。」岳蘭敬說，這是典型眷村文化，一般人難以理解、體會。

兵是終身職，岳蘭敬就當了二十七年的兵。「退伍時，只領到三千元、一條棉被和一個蚊帳，那時候，真苦。不過很感謝憲兵司令尹俊，非常照顧老憲兵生活，蓋了這間眷舍作為安身立命處。」三十六年前退伍的岳蘭敬，就在這眷村裡，以開計程車為業重新出發。由於是憲兵眷村，這裡的眷戶受現役憲兵照顧。「每逢風災、水災後，

談著，彷彿這村就駐留在五〇年代，想接著尋覓屬於這眷村初期的吉光片羽，但處處荒廢閒置的破屋，已被雜草叢蔽，只除了幾間還住人的屋舍，還晾在牆外成排的衣服、從幾間不閉戶眷屋中傳出的陣陣麻將聲，當下一、兩秒，卻有時空錯置的謬想。「這裡快改建了，已經在鑽地基了，再堅固的房舍也有坍塌的一日。」明年初就得全村

或病活，遷出的崇仁眷村，得暫與相處五十多年的鄰人告別，待兩年改建完工後，再聚了。

### 人才輩出的慈光五村

走進位於士林的慈光五村，馬上感受到不一樣眷村氣息，在這裡看不到平矮房舍，全是四層樓房式公寓，巷道可容一部汽車駛過，還看得見眷戶外自建的魚池景觀，眷村緊鄰公園、河堤綠地、停車場，生活機能規劃樣樣齊全，實在不輸給新社區。「這眷村稱得上地靈人傑，有兩位一級上將參謀總長居住在此：羅本立將軍及湯曜明將軍，且湯將軍還被擢昇為國防部長。」在這裡居住二十多年的孟興華解說：這裡共一百五十戶眷民，其中三十戶是將軍戶，一百二十戶是上校籍，可說集軍中精英為一處的眷村。

本身為文官一級上將的孟興華，從軍歷史豐富：十三歲即入兵營，隨部隊來台又前往大陸平亂，之後又再逃離大陸，之後曾任陸軍化學

兵學校長、內政部警政署簡任技正、沙烏地阿拉伯民防顧問等多項高級職務，他戲稱自己命運多揣，卻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，於是將精采一生化為文字紀錄，並於今年八十大壽前出版，這六十萬字自述厚冊，捧在手裡十分沉甸甸，看過書中文章，更感動於這位老榮民豐富歷程。

「我和許多遠離家鄉來台的軍人一樣白手起家。當時沒錢結婚，幸好國軍舉辦有史以來『九三軍人節集團結婚』，讓我省了很多事，但還是和連長借了兩千元。」孟興華婚後租過幾間陋舍：臨時以竹子加泥巴搭建的眷舍，晚上還跑出比貓大的老鼠、每月八十元租間土坯自建房舍、還與一上校分租他的眷舍，直到四十年前，終於符合配給條件，總算開始過屬於他的眷村生活。

「住在六坪大，無隔間的內廳自立新村，得自己用布圍出客廳、臥室。」雖很簡陋，卻讓孟興華甘之如飴。第二次分配眷舍時，他已具資格住兩房一廳的眷村，第三

次，他來到三十坪的將軍戶。「住在眷村四十多年裡，我深感眷民濃稠人情味：曾經一位同學生病住院，我主動提筆發動募款文宣，卻被當時政戰處查扣，並指稱『搞小組織』，害我差一點被調職、服刑。」住在孟興華斜對面戶的同學也在政戰單位工作，原本僅點頭之交，但聽說這事後，馬上拍胸保證其人格而擋下這事，讓孟興華免受降職、牢獄之災。另一次，孟太太得急性盲腸炎得住院兩週，當時在軍營忙碌的孟興華無法分身照顧孩子，結果多虧兩家鄰居幫忙帶孩子，讓他們獲喘息、靜養時間。「即使同住一村鄰居不見得熱捻熱絡，但彼此總保有一份特殊情感。當鄰居有事而自己能幫上忙的話，必義不容辭舉手相助。」

屋齡已屆滿二十多年的慈光五村，在九二一過後呈危樓狀態，即將面臨拆遷命運。兒女已成家而搬離在外，僅剩孟興華夫妻倆獨守在慈光新村這充滿人情、回憶的眷舍中。「明年年中全村將遷至建安新



民國五十九年元月於新竹市光復路金城新村孟廣義家門口。這是陝西省華陰縣紅岩村孟式宗親在台灣第一、二代合影。(圖片提供/孟興華)

城，許多看過新樓的鄰居直誇新大樓設備先進、環境清幽，都很期待進駐時間。但說實在的，已住慣這眷村的我們，與家人、鄰居相處的回憶滿藏在這兒，很難說捨，即放下。」